

吴文化对吴地乐舞形成的影响

张朝晖 王 俊

DOI:10.16737/j.cnki.rwtx81281190.2017.08.012

吴地,是我国长江下游的一块区域,地处江南水乡,涵盖今天的浙江、苏南和皖南等地,也是今日江南的核心文化区。吴,也叫勾吴,为周族姬姓诸侯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殷商末年,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季历。周太王欲传位于季历,于是太伯、仲雍为让季历,出奔荆蛮,两人抛却中原故国的传统礼俗制度,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得到了土著居民的拥戴,成立了“句吴”国。吴文化,指的是泰伯仲雍奔吴以后,将先进的周文化,带到了吴地,与吴地土著文化互同融合,形成了吴地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吴地乐舞就是长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孕育而成。

一、自然环境与吴地古乐舞

吴地自古以来,地处东南,河网密布,吴地先民为生存须在水中捕捉鱼虾,获得食物。他们为确保自身安全,“断发文身”,一是防水中的藤蔓之类的水草缠绕,二是将身体刻画象蛟龙,用模仿蛇龙蔓延之式来表现对原始图腾的崇拜。除蛇龙作为图腾崇拜外,吴越地区还曾广泛地存在着鸟图腾崇拜现象。^①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曾对吴越地区崇鸟习俗进行了记载,称“百鸟佃于泽”、“天美禹德而劳其大功,使百鸟还为民田”^②“越地山有鸟如鸠,青色,名冶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③等。在吴越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的河姆渡遗址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具有崇鸟文化特征的文物,如双鸟纹骨匕、象牙雕刻中有“双鸟朝阳”的图案,“中间雕刻着五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圆上端刻出炽烈的火焰状,以象征着太阳的光芒;两侧各有一振翅欲飞的双鸟,作圆眼、钩喙、伸脖昂首相望之态”。^④在远古时代,太阳是原始稻作农业时期,人们心中最为神圣而崇高的东西,鸟与太阳在一起,就赋予了鸟不同凡俗的含义,它和太阳一起被河姆渡先民们所崇拜。这个以鸟图腾崇拜为特征的农业文化,对后世吴越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崇鸟习俗被吴越民族不懈地继承下来。原始氏族图腾崇拜与舞蹈关系极为密切,

祭祀、庆典都要对着图腾起舞,后来逐渐变为模拟图腾起舞,这种习俗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吴地“截竹而吹,披发而舞”的防风氏乐,这是吴地古老的祭祀乐舞。

吴地良好的水域环境,温暖的气候条件,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吴地也是我国最早的水稻种植地之一,“太湖地区是我国最早养蚕织丝的地区,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地区。”^⑤在距今 7000 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期遗址上发现有蚕纹的象牙盅;在距今 4700 年前的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晚期的遗址发现了放在竹筐的丝织品,包括未碳化而呈黄褐色的绢片,已碳化但仍有一定韧性的丝带、丝线等,经测定,原料是家蚕丝。^⑥这说明至少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中晚期,吴地的先民已经掌握养蚕技术并能编织出相关丝织用品。吴地的桑蚕养殖和丝绸纺织为吴地古乐舞的轻柔曼延的舞蹈形象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多文化融合的吴地乐舞

吴国建立之初,吸收了先进的周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纷繁的战乱和频繁的疆土变更中,使得吴、越、楚文化在吴地不断碰撞、融合。越王勾践为复仇,将越国的女乐西施送给吴王,夫差为展示西施乐舞风采,为西施修建了“馆娃宫”,其中有一条长廊,取名“响屐廊”。西施与宫女们脚履木屐,在其轻歌曼舞,犹如鹤舞翩跹,仙女下凡,清脆的木屐“咚咚”之声,宛如玉珠落盘,婉转动人。西施的这段“响屐舞”,表明踏足为节的舞蹈形式,在当时的吴地已十分盛行,注重脚步动作的踩踏节奏是春秋时期吴越舞蹈的动态特征。左思在《吴都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吴地女乐歌舞盛况空前的记载:“幸乎馆娃之宫,张女乐而娱群臣。罗金石与丝竹,若钧天之下陈。发东歌、操南音,胤阳阿,咏昧任,荆艳楚舞,吴歆越吟。翕习容裔,靡靡愔愔。”这些南音、荆艳、吴歆、越吟又体现了南方音乐的舞蹈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楚

辞·招魂》中写道：“二八齐容，起郑舞兮……吴歆蔡讴，奏大吕些。”可见战国时期，在当时的楚国就有吴地乐舞表演，秦汉以后，吴地归楚，出现了楚式“翘袖折腰”吴地舞蹈，吴楚乐舞交映生辉，绽放异彩。

三、《白鹤舞》到《白紵舞》

后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载：“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蒸鱼，王前尝半而与女，女怒曰：‘王食鱼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而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⑦有关吴王厚葬其女、以白鹤作为祭祀舞蹈、让观者与鹤为其女殉葬的记述，在《越绝书》、《吴地记》、《吴郡记》等古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以“鸟”为图腾的“白鹤”祭祀舞，也可能以“长袖”体现鸟意。可见在春秋末期，吴地已有“鸟”的舞意和“长袖”的舞形，并且这种鸟意舞形始终伴随着吴地舞蹈的发展。

从《白鹤舞》展示的鸟舞形中，还有另一个吴舞——《拂舞》。《乐府诗集》^⑧引《晋书·乐志》云：“《拂舞》，出自江左。旧云吴舞也。晋曲五篇：一曰《白鸪》，二曰《济济》，三曰《独禄》，四曰《碣石》，五曰《淮南王》。齐多删旧辞，而因其曲名。”所以《乐府诗集》引《宋书·乐志》：晋杨弘拂舞序云：“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鸪舞》，云有此数十年矣。”《乐府解题》曰：“读其辞，除《白鸪》一曲，余并非吴歌，未知所起也。”白鸪是江南常出现的一种水鸟，吴地人认为它是祥瑞的象征，于是吴地民间出现模仿白鸪的动作的《白鸪舞》，表现白鸪来翔，祥瑞降临。拂舞，早期就叫白鸪舞，后因晋人南渡，以及皇室贵族、士族阶层中尚舞之风盛行，在舞蹈时配上各自喜爱的诗歌，使其内容庞杂了，但仍称《拂舞》。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盛行的吴舞——《白紵舞》。《白紵舞》源于东吴时期的吴地，《宋书·乐志》^⑨云：“白紵舞辞有巾、袍之言。紵本是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又云：‘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紵，疑白紵即白绪”。由此可知，白紵舞原是与吴地农作物苧麻有关的民间舞蹈，苧麻浸泡后经搓揉后颜色变白，质地柔软，着这种白色苧麻服歌唱跳舞，叫白紵舞。《乐府解题》曰：古词盛称舞者之美，宜及芳时为乐，其誉白紵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袍以光驱巾拂尘。”《白紵舞》白色的舞服轻盈、美丽，更重要的是形成了鸟形舞蹈的意象。这种鸟形舞风在晋、宋、齐、梁《白紵舞》辞中都

能见到。如“高举双手白鸪翔”，“双袂齐举鸾凤翔”（晋《白紵舞歌诗》），“徘徊鹤转情艳逸”（宋《白紵歌》二首），“雪紵翻番鹤翎散”（唐元稹《冬白紵歌》）。鸟形舞蹈的动态，使《白紵舞》产生了轻盈、飘逸、婉约、雅致的乐舞风格。

《乐府诗集》认为“白紵舞”之类的六朝杂舞“始出自方俗，后寝陈于殿庭”^⑩以“白紵舞”为代表的吴地乐舞，在继承“长袖”、“鸟意”的舞蹈文化基础上，由最初的田野之作、民间歌舞，自晋以来，在文人士大夫参与创作下，成为宫廷宴乐舞。晋至唐的五六百年间，《白紵舞》为宫廷富室所喜爱，成为筵宴乐舞中的保留节目，是古代精品舞蹈之一，历代文人都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篇。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吴地乐舞，体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在吴地史前文明中，因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出现了较早的原始祭祀舞蹈活动印记；其特有的桑蚕养殖和丝绸纺织为吴地古乐舞的轻柔蔓延的舞蹈形象提供了物质基础；春秋以来，吴地乐舞兼收并蓄，形成了吴地江南乐舞独具地域特征的“长袖”、“鸟意”舞蹈意象。吴舞从《白鹤舞》——《白鸪舞》——《白紵舞》，一直在追求“长袖”、“鸟意”这种舞蹈审美形态，对后世乐舞、戏曲水袖元素的运用的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①石兴邦：《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载《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

②《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③张华：《博物志·异鸟》

④李永飞：《七千年的瑰宝》载《光明日报》1993 年 5 月 9 日第六版

⑤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777-778 页

⑦赵晔《吴越春秋·卷四[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3 页

⑧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788 页

⑨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797 页

⑩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766 页

（作者单位：张朝晖，马鞍山市花山区文化馆；王俊，马鞍山市文物局）